

## 六盘山

## 编者寄语

雪,静谧而澎湃的诗意文化。

雪,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。

雪是自然现象,更是文化诗意的载体,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之美的感慨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用梨花盛开的比喻赋予雪景以生机,让人置身于银装素裹的梦幻世界,雪的美丽跃然纸上。

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雪的静谧与安详,呼之欲出。这幅风雪交加、归人匆匆的画面,隔着千百年依然动人。听,寂静的夜晚,风雪之声格外清晰,一声声犬吠,是家的灯火可亲。下雪时的宁静与温馨,令人珍惜。

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下雪时的寒冷与孤寂力透纸背。蓑衣老翁独坐于寒冷的江面上垂钓,雪花落在身上,这幅孤寂坚韧的画面壁立千年。雪中满是寒冷,亦折射着坚韧。

雪花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轻轻飘落,便给大地披上洁白纱衣。漫步其中,心灵被洗涤得格外清透,烦恼与忧愁随着雪花融化,留下一份宁静。

雪,是情感的寄托。在文人心中,既是离别的哀愁,也是相聚的喜悦。当雪花纷飞,人们想起远方的亲人和朋友,思念之情如雪花一般飘向远方。人们在雪地中嬉戏打闹,让时光倒流,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雪,象征着坚韧与不屈。严寒的冬季,万物凋零,唯有雪花依然绽放。人们从雪中汲取力量,坚韧不拔。

雪是自然现象,更是充满文化诗意的存在。本期刊发一组本土作者诗文,以细腻的体验与观察,引领读者感受到雪的美丽,激发情感与哲思,歌颂新生活。

《这个冬天,贺兰山仙境拨开面纱》,在贺兰山东麓,岩画遗产星罗棋布,石不能言最可人,交错的时空里,先民的身影与你我重叠,那时风动,此刻心动。贺兰晴雪映照苍穹,构成一幅冬日盛景。

《雪漫典农河》,漫步典农河畔,人迹罕至的地方,愈发静谧。金黄的芦苇,挤挤挨挨地簇拥在青褐色的巨大石块后面,如同冬日里扎堆取暖的娃娃。雪,热情地拍打着苇叶,窸窣作响。

《冬雪》,一场纷飞飘舞的雪造就多少浪漫的诗篇。雪,让大地变得银白,为回忆留下思念。对于不算浪漫的二哥来说,在他照相的那几年,每至下雪,就是他最忙碌的时候,雪中拍照是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,对冬雪的回忆温暖着他的青春。

《雪落山城》,身处洁白世界多么清静通透。和雪花在一起时,被干净的雪花洗涤心灵,让人忘掉心中的杂念,忘掉红尘中的俗事纷扰。

## N 后花园

## 这个冬天,贺兰山仙境拨开面纱

□ 杨慧超

阳光温暖,晴雪映山,是初冬的贺兰山,一场盛大的相逢。满山雪白,纯净不染,衬托别样的心动。晴有晴的温柔,雪有雪的静谧,无论天晴或下雪,都是一次自然与心灵的和谐之旅。

谁在烟云深处,胸怀柔情?贺兰之山五百里,极目长空高插天。初冬乍临,大自然用最深情的笔触,勾勒出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贺兰山。霜华轻覆,寒枝昂然,层叠叠嶂,冷韵幽然,宛如人间仙境。这里的每一朵云、每一片雪、每一束阳光,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奥秘和力量。

谁在烟云深处,制造浪漫?云雾缭绕似纱,山峦壮丽若仙境。朝霞,泼墨般将天空晕染

成粉紫色,云雾翻涌,为整座城市披上一层绚丽梦幻的色彩;云朵,化作长长的绸缎,缓缓滑过山顶,在山上悠悠飘荡;晴雪,最是陶醉,蓝天白云之下,贺兰晴雪映照苍穹,构成一幅初冬盛景。

谁在烟云深处,刻下天书?岩画,刻在石头上的史诗,被称为“人类童年的语言”。在贺兰山东麓,岩画遗产星罗棋布,汇集成了栩栩如生“艺术画廊”。石不能言最可人,交错的时空里,也许抬头仰视的这幅岩画,先民的指腹曾不断摩挲;也许我们站立的位置,先民的身影也与你我重叠;也许此刻山谷拂过的清风,万年前也曾轻抚先民的脸颊,那时风动,此刻心动。

谁在烟云深处,泼墨山水?韩美林,以岩画为灵感,曾多次长途跋涉来到贺兰山,汲取创作灵感,他让深藏在山谷里的岩画,以全新的样貌,走到了世界各地。银川韩美林艺术馆在烟云深处,缓缓拨开面纱,千件艺术作品在天地间书画感动与美好,这里以大自然为背景,以云雾为装饰,建筑、艺术、自然三个维度相互融合和衬托,自然静谧,和谐相处。

谁在烟云深处,幸运邂逅?近些年来,生态多样性明显提升,植被恢复力不断提升,栖息地质量持续改善,呦呦鹿鸣、赤狐踏雪、峭壁精灵、苍鹰翱翔、虫鸣鸟叫、鼠兔悠然觅食,野性的呼唤

响彻山谷……大自然的灵动之美令人心潮澎湃,展现生命的顽强与自然的和谐,也成为贺兰山生态恢复的有力见证。

谁在烟云深处,抽离现实?枯藤老树昏鸦,袅袅烟霭升起,这是不慌不忙的山野生活。站在银川韩美林艺术馆登高俯瞰城市,独特的治愈力量油然而生,观者从忙碌的都市生活中短暂抽离,充分享受悠闲惬意、怡然自得的时光,在大自然的全然自由中,重新唤醒内心深处真实的自己。

贺兰山的初冬正在拨开仙境的面纱,不妨来这里走走,探神秘岩画,赏美林艺术,观冰瀑奇景……



雪韵

悠悠

## N 美景

## 雪落山城

□ 赵秉琴

大雪节气刚过了两天,天空就飘起雪花,刚开始如细雨丝丝,近黄昏时,冰丝变成一片雪花,白茫茫飘向大地。

雪花悄悄地,自顾自地落,天空似水墨画家,挥动笔毫,沾满白色的水彩,只需几笔便涂满整个山川。你看,瘦骨嶙峋的山头,蜿蜒曲折的古崖岭,一脉山川的绿化带,在几笔挥毫中,都覆上了一层白白的薄被。

走在路上,摔个跤是突然间的事,走路骑车须小心谨慎,千万不可马虎大意。忽然忆起小时候在老家时,只要雪下得足够大,天足够冷,孩子们便找到了天然的游乐场。打雪仗、抛雪球,最有趣的还是玩溜溜滑,找一个有大斜坡的地方,小伙伴们你推我、我推你,滑下去又爬上来,反反复复,全然不顾双手、脸蛋被冻得通红。

下雪了,下雪真好!请您到山城看飘飘洒洒的雪,看六盘山雾凇;看原州古雁岭雪涛,看古雁塔矗立在一派洁白中高高在上;看雪中的长城,体验一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。和朋友们一起玩雪球、打雪仗,一起找个坡地来玩溜溜滑。喜欢安静的人也可以一个人去雪地里欣赏雪景,听雪花落下的声音,感受走在雪毯上糯糯的感觉,身处洁白世界多么清静通透。和雪花在一起时,被干净的雪花洗涤心灵,让人忘掉心中的杂念,忘掉红尘中的俗事纷扰。

做一朵随风飘舞的雪花,飞呀飞呀,飞过田野,飞过山川,飞过妈妈炊烟升起的茅草屋。做朵雪花,去看枝上的麻雀唧唧啾啾,看大榆树上喜鹊叽叽喳喳;去看小狗踩在雪上的小梅花,看大公鸡印在雪上的竹叶画。看满目的大好河山。

## N 百姓纪事

## 矿区雪夜

□ 袁宝艳

矿山的雪花与众不同,没有呈现晶莹剔透的六角,它们紧紧地包裹在一起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像是商量好了一样,集体穿上厚厚的外套,随着呼啸的西北风横冲直撞,漫天狂舞,平添了些许豪情与野性。

在离别矿山十八年后,我特意赶在今年第一场雪落的傍晚再次回归。只因对矿山雪中升腾的炊烟情有独钟,对雪夜里温暖的矿工之家满是怀想,对快乐充盈的童年有万干不舍。

这一刻的百里矿区,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,飞雪与矿山同框,飘落如诗,静谧如画。尽管矿工住宅早已不复存在,但丝毫不影响我站在原址遥想当年。

傍晚雪落时分的炊烟是我的最爱。每户矿工之家橘黄色的灯陆续亮起,下班的矿工们推着自行车进入自家院子,拍拍身上的雪花,跺跺鞋上的积雪,一头钻进炊烟氤氲的屋子里。

静的是雪落山岚的夜空,动的是袅袅升腾的炊烟,是雪花小屋炊烟下,全家的围炉而坐。父亲询问三个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,有表扬亦有鞭策。摆好桌凳,母亲的饭菜还没有上桌,小孩子就伏在饭桌上写作业,尽情享受满屋如同仙境般的腾腾热气。趁母亲不注意,将冻红的小手伸到锅边让热气熏烤一下,温暖立刻从指尖直抵内心。饭后,家人闲坐,母亲纳着鞋底,我们姐弟三人缠着父亲谈《林海雪原》。不管窗外此刻的风如何怒号,雪怎样纷飞,我们内心深处只有心安。

岁月易老,火炉仍旧童年。

雪夜,矿区的炊烟里怎会少了烤土豆片、烤红薯、烤粉条的味道?将外观细长、品相好看的土豆和红薯埋进炉灰里,每隔几分钟用炉钩翻一次,保证它均匀受热。然后,用抹布擦干净铸铁炉盖,将切好的土豆片摆在上面,快速翻动,待土豆片两面金黄、香味扑鼻时装入盘中。炉坑里烤红薯和土豆、炉盖上烤土豆片的同时,还可以将长长的粉条插到炉盖的缝隙中,一声咔嚓声后,原来白色的细粉条瞬间变粗,成为孩子口中的好吃食。此刻,三个孩子闪亮的双眸,烤红的脸蛋、流下的口水、剥红薯皮的小黑手、高高举起的粉条,和着追逐的笑声荡漾在香气弥漫的炊烟中,唇齿间,填满了童真记忆的每个缝隙。围炉烧烤以解腹饥的炊烟,也终成为儿时记忆中最美的炊烟故事。

雪落,又一年。纳鞋底的母亲,读书给我们听的父亲早已青丝变白发。

余光中诗,人生有许多事情,正如船后的波纹,总要过后才觉得美。

雪夜里的矿区炊烟便是如此。

## N 且听风吟

## 雪后望松

□ 薛锋

远上寒山看劲松,半安挺拔尽从容。  
扎根峻岭身犹直,待客危亭态自恭。  
忽若云屏随地出,浑如羽箭向天冲。  
迎风披雪斜阳下,刺破青天又一峰。

## 诗意宁夏金银川

□ 秦志峰

黄河凝视朔方云朵  
一群鸟儿飞过  
脚趾的白被赶路的风吹落  
枝叶摇曳片片金黄  
芦苇舞动,飘落落雪

贺兰山银装素裹  
六盘山苍苍茫茫  
黄皮肤的沙坡头  
白了胡须,白了脸颊

大柳树白了,黑山峡也白了  
黄河长滩老树上缀满梨花  
水云间似乎溢满春风  
蜿蜒的长城巨龙  
摇头摆尾  
恍惚间便要直冲云霄

慢慢走过湖畔的一家人  
脚步轻快  
好像片片芦花雪  
这家人为等候这场雪  
在梦里已彩排多次

## N 岁月

## 冬 雪

□ 刘学军

雪,唯美的化身,一场纷飞飘舞的雪造就多少浪漫的诗篇。雪,让大地变得银白,为回忆留下思念。对于不算浪漫的二哥来说,在他照相的那几年,每至下雪,就是他最忙碌的时候,雪中拍照是他此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,对冬雪的回忆温暖着他的青春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为了帮在家待业的二哥谋得出路,父母将辛辛苦苦积攒下的700元钱买了一台富士单反相机,交给二哥。那时没有智能手机,照相也只能到专业照相馆,拥有照相机的人是少数。当时,石嘴山的黄河大桥、南郊广场这些有看头的地方,都有照相个体户摆摊设点。二哥也在南郊广场做起了照相生意,听着母亲“做生意不丢人”的话,开始自谋生计。

二哥很能吃苦,也十分手巧,是父母最好的帮手。秋天给羊打落叶,来回十几公里拉架子车非他莫属。冬天到研石山拾柴火、捡煤块,也是他凌晨早爬起来,拉起架子车走进黑洞洞的夜色,有一年甚至被冻伤了耳朵。

上班后在钢厂做维修工,他是最优秀的技术大拿,甚至现在五十几岁了,在单位里依旧是技术“扛把子”,摆弄一些机械设备仍得心应手。16岁的二哥拿到相机对着说明书摆弄一阵就学会了,先跟着别人学了几天,打听了行情,等营业执照办下来就到南郊广场正式“上岗”了。

那时,石嘴山还没有公园。南大街的南郊广场也很偏僻,周围只有矿务局家属院的楼房,其他小区正在建设,不过已经是石嘴山最热闹的地方。南郊广场每年举办一次交流会,全市的商店申请展位参加商品展销。展销会期间还有马戏、杂耍、套圈、射击等,市民争相过去游玩,每年一次的交流会就像是过年一样热闹。后来,这里逐步规划了游乐园、旱冰场,增添了一些小商店、小摊位。新建的旱冰场成为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。游乐园的围墙古色古香,中式古朴的花窗符合许多人对美的追求。这些作为背景,比起照相馆的布景,真实、生动,让人喜欢。

小城的冬天没什么景色,让人不能忘怀的,是下雪的天气。无论是雪中还是雪后,白茫茫的大雪让世界变得单纯而唯美。“拍雪景”成为许多人的愿望,来南郊广场游玩的人们少不了要拍一张雪景照,希望把身影留在这美丽的雪国里。和雪娃娃合照一张,把硕

大的雪球举在头上留下顽皮的身影;枝头下,红衣少女和洁白的雪相互映衬,美丽年华在相机的快门声中成为永恒;花窗下,恋人相互对视定格美好回忆;大人领着孩子照“全家福”,新婚的夫妻穿着大红喜服以纯白的雪作为背景留下一生的许诺。哥哥穿梭于每个场景,快门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声中,一帧帧记忆留存下来,也留下属于老石嘴山人的记忆。

那一天,哥哥整整累了一天,后来他说,拍照到最后手都冻得按不动快门了。个体经营毕竟不稳定,后来加入的人多了就没多少生意了,二哥照相的生意也就清淡了下来。再后来,一家规模不大的钢窗厂招收临时工,二哥就进了厂子,干了好多年,直到厂子倒闭人员解散,又做了几次小生意,结婚后又在厂子里当了临时工……就这样,兜兜转转几十年过去了。

所有的苦日子会随着时间消失,直到许多年后,我们一起翻看那些发黄的照片,看着曾经的景色,回忆当初的情景,那些过往历历在目,那么亲切。二哥,就是这样的能干人,凭借吃苦耐劳谋生,起起伏伏,尝尽生活的苦,依然笑对生活。

## N 足迹

## 雪漫典农河

□ 刘星雨

初雪,悄无声息地降临了。一夜工夫,银川,便成了名副其实的“银川”。

雪是冬天的信使,携着吉祥的哈达,揣着丰收的祝福。她独爱北国的大漠辽阔,钟情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。

漫步典农河畔,人迹罕至的地方,愈发静谧。金黄的芦苇,挤挤挨挨地簇拥在青褐色的巨大石块后面,如同冬日里扎堆取暖的娃娃。

雪,热情地拍打着苇叶,窸窣作响。羽毛般轻柔的芦花,好似少女雪白的头饰,一簇簇,又一簇簇,映入眼帘,随风舞动,摇曳生姿。

几天前的一场霜冻,掠走柳树残留的最后几片叶子。雪花降落不过片刻,便被乌黑的树干融化吸收,黄绿相间的树枝上,看不到鸟儿的身影,聪明的它们,一定是躲进了温暖的巢中。

延绵在柳树脚下的草地,铺满松软的落叶,尚没有被雪覆盖的地方,还倔强地泛着星星点点的绿。高大挺拔的松柏,是守护典农河的卫士。厚重的雪被覆盖下,细碎翠绿的叶子,生机勃勃,探头探脑。时不时有从高处滚落的雪球,一路跌跌撞撞,砸碎在脚下,引得一向庄严肃穆的大树不禁手舞足蹈起来。

零零星星的雪花,渐渐稠密起来,六边形的俏丽模样,也愈发清晰。站在河畔朱红的木质围栏里,向远处眺望,昔日里巍峨的贺兰山已经不见了轮廓。

天地间浑然一体,仿佛笼上了一层薄纱。影影绰绰中,河对岸百米开外的楼宇也在白雪的装点下,变得模糊起来了。少顷,除却在咫尺的七孔桥瞪着圆黑的眼,唯一能看见的,便是河面上残留的荷梗了。干枯的荷叶,如同被顽童丢弃的灯笼,有气无力地

垂挂着。

往日里无数次晨练时熟谙的风景,因一场雪的降临变得陌生起来。

暗流涌动的河水,藏在薄薄的冰层下面。结冰的水域,洁白无暇,和雪地别无二致。少数没有结冰的地方,雪花刚一落下,就被河水迅速吞噬,所以这些地方看起来依旧泛着突兀的烟青色。昔日里浩浩荡荡的典农河,此刻骤然化身为一幅巨大的宣纸,河面上斑驳的烟青色水域,恰似那巨笔刚刚晕染开来的墨痕。也许这幅书法作品尚不尽如人意,愈积愈厚的雪,橡皮擦一样,消除了曾经的笔迹,还原出一张洁白无瑕的宣纸来。

典农河的春,是柳枝轻摆的舞蹈;典农河的夏,是一只风荷举的画卷;典农河的秋,是成千上万只水鸟栖息的乐园;典农河的冬,是白雪装点的童话。



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

投稿邮箱: nxrblps@126.com